欧洲对非洲发展援助的参与式评估研究[①]

[荷兰] 汤·迪茨　裘丽

【内容摘要】伴随着目前盛行的“非洲发展援助”质疑论，荷兰作为欧洲对于非洲发展援助的典型国家之一，也在质疑和相应的“撤援”行动中前进。作者从非洲人自己如何看待和评价发展援助措施带来的影响出发，试图以“自下而上”的参与式评估方式，对于非洲国家的援助项目进行长周期评估。作者摸索出了一套适合做长周期影响的参与式评估方法，并运用这一方法对欧洲发展援助在六个领域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生产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在将研究区域（北部加纳和南部布基纳法索）的研究结果和非洲大尺度的同周期变化进行对照分析之后，作者认为，外来的非洲援助项目对当地民众的生活和能力是有积极影响的。

【关键词】发展援助；参与式评估；欧洲；非洲

【作者简介】汤·迪茨（Ton Dietz），荷兰莱顿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教授；裘丽，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访问学者（2009—2010年）。

---

① 本文是笔者两篇重要文档的改编：一篇为Ton Dietz 2011年1月就任莱顿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的就职演讲：“Silverlining Africa”（英文电子版本请见：www.ascleiden.nl）；另一篇为基于9个工作室研究成果的参与式发展评估操作手册（2010年10月，Ton Dietz为项目负责人，中英文电子版请见：www.padev.nl）。感谢刘平波和庞月慧（来自湖南省政府英文门户网站）在语言上的帮助。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一 研究背景

非洲一直被认为是充斥着极度贫困与饥饿儿童的大洲。在过去的50年里，西方国家为改变非洲这种死亡、阴暗的形象作出了许多努力。然而在最近几年，人们开始怀疑西方国家对非洲所提供援助的有效性和影响，并因此产生出一些负面评价。这些质疑有些甚至来自西方国家，其中《死亡援助》的作者丹比萨·莫约的评论更是火上浇油，[①] 她认为在过去50年中，西方对非洲的援助并没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另外，一些观察评论家把发展援助与受援国的国家治理、人权等方面的缺陷联系起来。稍微宽容一些的评论则把矛头指向发展援助所带来的依赖综合症。“重新思考援助”开始在西方盛行，比如荷兰，一直是西方援助非洲的佼佼者，[②] 但当下，由政府主导的“撤援”行动正在进行中。[③] 受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的影响，整个欧洲已经引发了对维持劳动市场及其他市场低收入人群福利水平的质疑。大量移民的涌入、各种货物的进口以及人们感受到的各种变化引发了焦虑感。一些政治家、企业家正在制造一种恐惧和憎恶外国人的氛围，于是对发展援助的质疑成为这些负面阻扰的目标之一。[④]

---

① 参见 Moyo, M. 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nother way for Africa, London: Penguin Press, 2009. 和 the special issue of the Broker on 'The Dutch Treatment', *The Broker*, February 6, 2008; 参见 http://www.thebrokeronline.eu/

②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荷兰的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就把宗教目标融入到非洲的进步与解放事业中。荷兰民间团体曾一度走在反对种族制度和殖民主义遗留问题这一全球运动的前沿，尤其20世纪60年代在非洲的葡萄牙殖民地解放运动中表现活跃。自20世纪70年代起，荷兰在发展援助领域就一直是国际上最为卓越的参与者之一，是将至少0.7%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国际发展援助的少数国家之一。荷兰也一直是重要的双边援助国，是多边组织的忠实支持者，是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领路人，更是世界各角落民间团体和知识中心的最为重要的支持者之一。更近一些，几个源起于荷兰的跨国公司已成为社会责任企业的先锋，并且业绩斐然，尤其是在非洲。

③ 荷兰前任首相伯特·科恩德斯曾经宣称荷兰对非洲的援助式“发展产业”已经陷入困难，至今，这种负面的政治氛围使得荷兰在这一领域受到重重阻挠。

④ Amartya Sen, Identity and Violence: The Illusion of Destiny, W. W. Norton & Co., New York, 2006.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那么，发展援助真正面临绝境了吗？我们认为，要判断发展援助的影响，有一方面的评价至为重要，即非洲人自己如何看待发展与变革，如何评价这些发展措施的影响？这就是本项研究的核心问题。

二 研究方法[①]

从上述研究问题出发，我们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一整套操作方法，以求较为全面和客观地开展评估工作。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在9个不同的地区举办了研讨会，其中6场在加纳，3场在布基纳法索。我们将此研究方法称为“可以让当地人写出他们自己发展史的方法”，即“参与式发展评估”(Participatory Assessment of Development，简称PADEV)。

“参与式发展评估”对研究对象（地区/社区）的发展和变化进行自下而上的评估。它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对特定的干预措施、项目，或单纯的“方案”（“开发工作”、“社区新事物”）的有效性及影响作出评估。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较好地理解发展的概念以及过去35年间发生的变化。它也能展现当地人是怎样评估发展举措、外部干预以及各项“工程”；怎样评估发展举措对人民能力、贫困以及其他方面的不同影响。每次研讨会，由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背景的50名民意代表进行自下而上、地方级别的评估。这其中包括15名当地民意代表，能代表男女社会横切面的普通人、基督徒、穆斯林、传统主义者、在中心地区生活的人，也有来自偏远村落的人。他们由受过多年教育及从未上过学的人组成，他们也能代表当地富有、中等收入或是贫困的阶层。下面是对该方法的描述[②]：

---

① 在三个荷兰非政府组织（ICCO，Woord en Daad，Prisma）的委托下，“非洲发展参与式评估（Participatory Assessment of Development，PADEV)”项目在加纳北部以及布基纳法索南部开展。参与此项目的有来自塔马利大学（Tamali University）发展研究所的调查员，研究瓦加杜古萨赫勒地区发展的专家，阿姆斯特丹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项目的工作人员与硕士研究生，以及非洲研究中心和皇家热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② 更多详尽的描述和研究小技巧，参见网站上的中文版手册：www. padev. nl。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1. 研究范围

在加纳北部和布基纳法索南部的发展参与性评估研究中，大部分地区生活着约 5 万居民，面积通常是大约 400—900 平方千米。在这样的地区，通常每 1 万居民配备一个小型的服务中心，供给周围 10 到 20 个村庄或村落。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会提前几个月到达研究地与当地相关部门接洽并获得非正式的批准，敲定研讨的时间、场地并安排好食宿。

在加纳北部的发展参与性评估研究中，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在小村落（每村 150—300 户）以及中学（学生年龄为 14—16 岁）中进行了调研。我们特意在当地认为是贫困的人群中进行了研究调查。通过不同范围不同研讨成员的调研，进一步丰富了发展参与式评估的方法。在加纳和布基纳法索进行的发展参与式评估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当地最小的集市是最理想的研究范围，因为集市最可能聚集该地区最多的人，也是最可能进行闲谈的场所。

2. 研究对象

具有完全的代表性的研讨会应涵盖研究地区的所有相关人群，综合考虑研究区域里人口、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因素。这就要求研讨开始前便预先进行一系列的调查，并根据职业、性别、年龄、相关的社会文化以及经济文化群体进行分类。为得到充分的数据，研究对象中必须包括政府官员和当地被认为是“活史书”的人（在很多非洲国家，将联络外界的当地掮客和当地具有影响力的人纳入将有利于研究的进行，如若不然，则可能阻碍研究工作，因为当地首领很可能会拒绝批准没有他们亲自参与的研讨会）。但同时，为避免这些领袖掌控研讨会或阻止其他人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在该国最有影响力和最深资历的人的协调和帮助下，把他们作为研讨会的独立小组。

3. 研究的开展——研讨会

我们的研究工作以 3 天研讨会的方式开展，在以下 10 个模块框架下展开所有研讨（见图 1）。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图 1 PADEV 法中的研讨会的模块设置

三 研究发现

基于上述方法的应用，我们在所研究的六大领域中有了某些发现。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1. 自然环境领域

研讨会的参与者认为，在非洲很多地区农业生产和产量都得到了提高，但随之而来的是日益恶化的环境。“农作物和家畜规模的扩张，以及对柴火和木炭需求的扩大都在吞噬我们的森林，危害我们的野生生物和物种多样性。”如果找出那些正致力于改善农业，同时又尽量减轻环境破坏的组织，那么我们主要看到的是基督教或传统的非政府组织，只有它们保持着适度的开发规模。而对于政府组织，有很多政府在这个领域的举措被当地人称为“恶劣工程”。人们对既不活跃也无绩效的政府组织充满抱怨，他们抱怨的不仅是环境问题，还有不断降低的农业生产力。

2. 物质环境领域

在物质环境领域，人们表示主要的扩建和改善体现在道路网的建设和现代建筑方面。几乎所有交通条件的改善都依赖于提供援助的外国政府。在公共工程项目上，通过提供贷款和专家，欧盟和世界银行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中国也正迅速以最大捐赠国的身份接管该领域。许多建筑与扩建都是由政府驱动的。由政府拨款的电力系统在逐步扩大，为其他会造成环境破坏的能源供应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公共供水系统在政府机构和基督非政府机构的资金援助下在过去 20 年经历了重要的扩建。因此，水质得到很好的改善，由水传播的疾病大大下降，妇女的压力也急剧减小。最后，在非洲所有的地区，私营部门建起的电信设施也经历了飞速的发展。这些设施一般是企业所建，它们是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而进行的社会营销策略。

3. 公民健康与人才培养领域

在公民健康与人才培养方面，所有的研讨会参与者都认为由于基督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对卫生支出的增加，医疗设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些举措得到了古巴等国家的援助。加纳的新型医疗保险制度得到了荷兰等国家的捐助，这种制度以令人称奇的速度传播到该国最偏远的地区。小学教育设施也迅速地得到改善，就读中学的人数有了一定的提升，少数人获得了高等教育。小学教育的扩张主要得益于政府投入以及由国际教科文组织的“全民教育”项目支持。汇款与私人资金流动构成的基金在帮助学生继续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接受更为高等的教育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尽管有了这些帮助，小学的覆盖面仍然没有达到100%，中等和高等教育更是少数人才能享有。

4. 经济领域

在经济活动中，我们所调查的人认为经济中的私营成分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更多的商店、批发商、市场和流动型商人，尤其是女商人的数量增加了。这些小规模企业提供了更多的非正式工作。但是，中等甚至大规模的公司数量还是有限，工业几乎是不存在，正式的带薪工作数量并没有显著地增加。人们抱怨政府机构在提供工作或促进就业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许多年轻、相对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并不在固定工薪的岗位上工作或成立自己的公司。大部分有进取心的人都正尝试着离开该地区，这引起人口迁出，并导致了一群流动的、不稳定的人口。同时这也助长了移民文化，以及现在和以前移民对自己原籍村庄、区域和地区中心的汇款和小规模投资。主要由于传统的非政府组织以及私营企业中的慈善部门的援助，小额信贷方面出现了一定增长，一些大规模银行也开展一系列活动。

5. 社会政治参与领域

在社会政治参与能力方面，在我们进行调研的加纳和布基纳法索地区，人们都说他们正参与到比父母辈广泛得多的社交网络之中。这种趋势并不是地区性的，而是全国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这是人们交流机会爆炸性增加的结果，而这主要得益于小规模私人投资和公司资本。由于“别处生活更美好”类似信息的大量增长，人们的期待变高了；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男人，开始对他们处境毫无进步变得越来越愤怒。只要承诺给予他们“地球上的天堂”般美好的境遇，经济或政治企业就能很容易地召集起他们，无论动机是什么。在各种传统或基督教非政府组织帮助下，年轻女性们的前途似乎比起许多她们的同龄男性更好。当然，比起她们母亲辈和祖母辈的境遇，改善是毋庸置疑的。女人现在有了更强大更明显的角色。在政治领域的变化上，人们注意到了多党民主制以及更为宽松的言论自由。这主要归结于传统非政府组织的各类活动，研究人员通过研究那些更为宏观层面的讨论，认为这与外国捐赠者的要求有关联（而这些捐赠者并不喜欢这样的推断）。西方式民主激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响。一方面，人们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为当地有越来越多参与决策制定的机会而喝彩；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潜伏着的不稳定性、混战、政治争吵，对越来越明显的腐败感到痛心。在地方民主下当选的地区议会有了更多的权利和资金，这也加剧了与当地仍很活跃的酋长制之间的紧张氛围。比起 30 年前，政府领导们受过更好的教育，而地方一级的国家级工作人员也把自己视为“发展型国家”的代表。

6. 文化参与领域

文化上的变化体现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快速发展，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出现过剩现象。然而，组织之间还存在两种形式，一种坚持宗教正统信条，另外一种把宗教信条与当地元素相结合，这两种组织的关系很紧张。宗教间的融合十分常见，有时还会融合当地甚至全球文化中的其他元素。[①] 在某些地方，这种紧张会突然爆发，但在大部分地方，不同的信仰、真理、预期行为能和平共存。感受不同的文化能促进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和心理素质，所以人们通常都欢迎这种经历。同时，着装风格、所喜欢的建筑风格、饮食习惯都发生了改变。

男人与女人、老人与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发了很多令人困惑的变化。有人抱怨“年轻人淡忘了流传已久的传统”。这些抱怨有时体现在抵制全球化和“西方”的教育、电影、音乐。伊斯兰和正统基督教徒以及传统的酋长们的抵制尤为坚决。

四 关于调研发现的分析

通过全面观察思考我们从所调研地区得来的数据和信息，我们可以发现，推进改革的机构大部分依旧是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绝非私营企业，除非你把汇款文化的增长当成是蓬勃发展的私营企业的功劳。我们的调查对象都认为外来援助为推进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他们同时也认为这种情况仅出现在援助与植根于当地环境的机构结合融洽之时。回顾以

① 荷兰的非洲研究中心在这方面是开拓者之一，参见 W. van Binsbergen & R. van Dijk (eds), Situating Globality: African Agency in the Appropriation of Global Culture , Brill, Leiden, 2004。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往，人们对改善其生活的大部分外部资助的项目表示感谢，但在调查工作中，我们也发现人们在评价援助项目时不仅注重结果及其实用性方面的成功，同时也注重项目实施的过程。他们讲到，真正“受人感激”的关系是以尊重、高尚、信任和可依赖性为特征的。这 9 个研讨会的与会者都讲了一些他们不喜欢的“恶劣工程”。这一类工程表面看起来是援助，实则不懂尊重、本末倒置、不加以协商，或者制造麻烦又不加以解决。人们知道，有时候所渴望的改变不经历些冲突是不能得以实现的，但有些冲突只会使生活变得更艰难，甚至充满暴力。他们建议制造了这些冲突的机构也应当努力减轻不良后果。“恶劣工程”通常是追求快而明显的成效，一副打一枪就跑的样子，当然就不能持续多久。非政府机构、多边捐赠国以及私营部门发起的项目里就有这样的例子。仔细研究这些被称为来自外部的“恶劣工程”（其中包括“最恶劣工程”）的分布，恐怕非洲的政府机构比起非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更常卷入这种“恶劣援助”中。但这并不是说政府机构总是不好或者他们的计划总是“恶劣工程”。而是说，在被认为“恶劣”的这一小部分工程中，政府部门的工程相对来说占据的比例更高一些。

另一方面，好的项目通常被认为是由“优质机构”发起。这些机构通常有着比较长久的奉献历史，不急躁也更为变通。他们敢于试验（这也意味着他们敢于面对失败），他们诚实可靠，像经纪人一样，致力于建立人际网并交换信息，因此，虽然有些“优质机构”偶尔会有效果不好的项目，但人们却愿意为之鼓掌。他们理解，不尝试便没有进步。相反，人们所厌恶的是不诚实。有些机构会把坏结果写成好的报上去。“优质机构会”还会积极投身于解决争端，出现大麻烦时定会出手相助。与其他类型的机构相比，这些“优质机构”中相对来说大部分是非政府机构。

从我们所有的调查活动中可以得出一个很明显的结论，即发展项目主要改善了当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提高当地穷人的生活水平，最穷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在对发展援助的讨论中，这是一个有问题的结论，因为这么多援助机构的工作重心就是扶贫。依照“千年发展目标”，扶贫意味着关注那些每天收入少于 1 美元的人群。这样的人在我们所调查的地方算是贫困或很贫困的居民，并且他们在我们调查的大部分地区几乎占据一半人口。收入“居中”的人一般是刚刚超过最低线，而当地的富人则是日收入在 2 美元与 5 美元之间的人。只有很少一部分极为富裕的人能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超出这个收入，同时也是远远地超出。所以，从世界水平来看，我们所调查的人绝大部分属于金字塔低端的人，我们把这群人的日收入定义为少于5美元。

在我们所调查地区，发展援助机构在改善金字塔上层人民的幸福水平方面最为成功。这部分人是指没有疾病或残疾、受到较好的教育、更有企业家特质、也更容易获得土地、水以及公共服务、跟富人和实权人物在经济和政治上有更为紧密联系的那一类人。援助机构现在主要关注“显而易见的成功”（他们通常会用“高效率”和“影响力”等关键词），这促使发展援助机构进一步把重心放在当地富人或成功人士身上，而没有帮助到穷人或者极为穷困的人。[①] 除了这个微观层面的结论，那些主要的发展援助机构，包括那些在荷兰的机构，把当下的重心放在预算和获得受援国中央政府的部门支持上。这恰恰鼓励了发展机构把重心放在援助城区和中心地带，而忽视了最需要帮助的偏远地区这一趋势。私营部门的援助重心无疑会更加重这种趋势。当然，这不是说非政府组织在援助分配上会有更好的效果。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地区分布图，就可以发现德克·科赫（Dirk-Jan Koch）在他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些援助误区。[②] 与我们论点相矛盾的是，不管它们是传统的、基督教的或伊斯兰教背景，我们可以看到非政府组织所组织的活动在我们所调查的相对偏远的地区几乎无处不在。另外，在很多地方，一些小规模农户和（男女）商人通过投资汇款资金来进行创新性活动。政府机构可以多修建小学，完成多项水利工程，或成立小诊所，除此之外作用便显得很有限。这就把我们带到对非洲变化更为宏观层面的分析。

五 问题讨论

上述的发现和分析都是基于在非洲一小部分地区所进行的研究。那么

① 很多人认同，在贫困和极端贫困之间的差别在于，贫困的人自己或他们的下辈相信有变好的可能，极端贫困的人认为他们没有任何希望，他们也往往说没有朋友。

② Published by Routledge Studie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Abingdon (2009) and based on his PhD that he defended at 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整个非洲是怎样的？我们在非洲的人口统计学基本信息的基础上继续从六大领域展开考察。

首先从非洲人口统计学的一些资料来了解基本情况。1650 年，非洲和欧洲的人口数相同，各拥有约 1 亿人口，各占当时世界人口数量的 17%左右。到 1900 年，欧洲经济和科学的发展迅速，取得领先地位，致使其人口达到 6 亿，占了世界人口的 25%。而非洲由于奴隶制的存在、疾病的困扰、经济的不独立，仍然是 1 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降至 4%。如今，欧洲人口为 7.5 亿，占世界人口的 11%，而非洲人口为 10 亿多，占世界人口的 15%。[①] 非洲人口复苏取得了不起的成就，其人口比重在持续上升。人民对于艾滋病这些会导致其人口减少的疾病的恐慌已不复存在。目前，艾滋病引发的死亡数一直在下降，在非洲最有争议的 4 个国家里，新发案件数要比 10 年前低 25%，对此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最近进行了庆祝。[②]

1. 非洲的自然环境领域变化

非洲土地占世界总土地的 19%，其中 10%多的土地安然享有自然的庇护。1961 年到 2009 年间，非洲农民通过辛勤耕种成功将耕地面积扩大一倍，从之前的 1.01 亿公顷扩大到 2.09 亿公顷，占非洲土地面积的 7%。非洲大部分的陆地都不受自然的庇护，未被开垦，这些区域主要是热带森林、稀树草原、沙漠以及半沙漠地区，且大部分地区人口稀少。非洲种植数据的变动反映了非洲的繁荣和低迷时期。20 世纪 60 年代，大部分非洲国家获得了政治独立，这些新政府都踏上了推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企图实现工业化及发展，而往往都忽视了他们国家的农业传统和农民的福利。然而，由于天气相对温和，以及 20 世纪 50 年代计划走殖民地现代化和农业商业化的道路，非洲的种植土地面积得以扩张。在 70 年代，

① T. Dietz, F. den Hertog & H. van der Wusten, Van Natuurlandschap tot Risicomaatschappij. De geografi e van de relatie tussen mens en milieu, http: //www. vaughns－1－pagers. com/history/worldpopulation-growth. htm; For current data, see L. Rowntree et al., Diversity amid Globalization. World Regions,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Pearson/ Prentice Hall, Upper Saddle River NJ, 2009) .; 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 2010, http: //www. prb. org/pdf2010/10wpds _ eng

② 参见 *De Volkskrant* November 24, 2010: 12, http: //www. unaids. org/globalreport/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由于气候条件恶劣以及严酷的政策，农村到处弥漫着绝望气息，致使几乎所有国家的种植面积缩减，到目前为止非洲仍然因为这些而产生悲观情绪。来自非洲研究中心的“跟踪发展计划”发现并显示了这些政策的不明智。而在同样的数十年间，东南亚和中国采取了对农业和农民有利的国家引导政策，为其经济的突飞猛进奠定了基础。[①] 20 世纪 80 年代末，非洲经济开始复苏，并一直持续到 90 年代，其中由于全球对非洲经济不断看好，其在全球市场上售出的农产品快速增加。20 世纪最后 10 年，农产品数稳步增长，但人们更注重食物生产，以此满足非洲城镇人口增长的需求。总览 20 世纪后 50 年，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农作物面积都得以显著增长。其谷物种植面积翻倍，豆子、根基作物和块茎作物的生产增至三倍。稻谷种植面积增长了三倍有余，高粱增长了二倍有余，玉米则增长了将近二倍。“奢侈”树木、水果、蔬菜的种植增长迅速，这既满足了世界市场的需求也满足了非洲不断增长的城市中产阶级的需求。在非洲，家畜数目增长了二倍有余，饲养鸡的数目也增长显著（这对其女性农民而言至关重要）。

当然，农业方面的成就不能仅凭耕种面积的扩展大小来判断。产量也很重要；产量对总体构成是有积极作用的。在过去的 50 年，非洲农民已成功地在除了蔬菜以外的其他所有农作物方面取得了单位面积的较高产量。水果和谷物的产量增长最为突出，平均产量几乎增长了两倍。根茎以及块茎作物产量增长了 61%。

然而，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概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非洲平均所产食物要比维持健康生命所需的最低食物要求高一些，但是，许多非洲人依然每天无法填饱肚子。

与此同时，由于非洲人口大幅增长，农业迅速发展，对农田和树木消耗需求也随之增加，导致非洲森林面积大幅减少。在 1990—2010 年间，全世界共损失 1.35 亿公顷的森林，而非洲对此要负一半多的责任。[②] 在过去的 20 年，非洲的森林面积从之前的 6.91 亿公顷降至 6.16 亿公顷，

① 该数据来自一个比较研究项目，由荷兰外事中心，项目领导者为 David Henley (KITLV) and Jan Kees van Donge (ASC)。

② See M. Ros-Tonen & T. Dietz (eds), African Forests between Nature and Livelihood Resources, Edwin Mellen Press, Lewiston, 2005; The fourth edition of the UNEP's "Global Environmental Outlook", 2007.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森林碳储量则在同一时期从609亿吨降至559亿吨。[①] 虽然诺贝尔奖得主旺加里·马塔伊为推动非洲的重新造林作了开拓性的工作，[②] 但此方面仍未得到足够重视。

2. 非洲的物质环境领域变化

首先，关于非洲的基础设施。由于历史数据的缺乏，所以无法了解过去50年整个非洲大陆的重大变化。现有各种数据表明，航空运输设备全面增长，非洲大陆主要部分与外界的联系大大加强；但在大陆内部，两地之间建立直达航班仍是个大问题。由于世界银行和欧盟的援助，以及中国慷慨捐助和管理的快速发展计划成效显著，非洲许多地方的公路道路网正在恢复。非洲的车辆也在不断增加。[③] 虽然许多国家的电力供应增长缓慢，但已确立新目标，做了新投资。北非和南非的电力供应覆盖面积已达到80%以上，但另外一些非洲国家仍低于50%（甚至包括能源丰富的尼日尼亚），许多国家则低于20%。现代燃料来源在北非很常见，但在其他地方则相对稀缺；南非家用现代燃料只占50%之内，其他大多数非洲国家则低于10%。这些国家大都使用传统树木燃料或者木炭，从而对自然环境造成损害。[④] 然而令人乐观的是，关于通信基础设施的投资则十分火爆，手机数量的迅猛增长快速的改变着人们相互之间的连通性。[⑤] 还有一点值得乐观的是，相比50年前，非洲在保障饮用水安全方面有所改善。

其次，城市规模已取得惊人发展。1960年，非洲主要是农村人口，只有20%的人生活在城市。如今，非洲的城镇化水平已超过40%，很快就会接近50%。2007年，8个非洲人中已经有1个居住在聚集了百万人口之多的城市里。非洲已有4个大都市跻身于世界前50个人口最稠密中

① forestry statistics 2010，参见英国政府网站：http//：www.forestry.gov.uk。

②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eace/laureates/2004/maathai-bio.html.

③ J-B. Gewald，S. Luning & K. van Walraven，The Speed of Change：Motor Vehicles and People in Africa，1890－2000，Brill，Leiden，2009.

④ 数据来自Jos Bruggink演讲，他的数据采自：the OECD/IEA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0（www.worldenergyoutlook.org）；poverty data provided by the World Bank：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2DAY。

⑤ 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关于非洲手机暴涨的研究项目，参见M. de Bruijn，F. Nyamnjoh & I. Brinkman，Mobile Phones：The New Talking Drums of Everyday Africa（Langaa/African Studies Centre，Bamenda/Leiden，2009）。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心，分别是开罗、拉各斯、金沙萨、约翰内斯堡，[①] 还将有更多的城市加入这个行列。这些爆炸性的数字显示了非洲城市还在增长，告诫我们是否记得非洲城市在1960年只需为6500万人口提供住房和生存空间，而现在这个数字已上升到4.6亿人。

3. 非洲的公民健康与人才培养领域变化

在健康方面，非洲的卫生和教育在过去50年已大为改善。[②] 但与千年发展目标实施相关的世界其他地方相比，非洲在这方面仍是落后的。最基本的统计是关于预期寿命的。1960年，17个非洲国家都呈现极低的数值，平均预期寿命低于40岁，其中塞拉利昂和安哥拉最低，平均仅33岁，主要是因为婴儿和孩童高死亡率。到2008年，非洲已没有任何国家的预期寿命低于30岁。1960年曾处于排行最后的国家中，有7个已经将其国民预期寿命值提升到40岁与49岁之间，有10个国家提升到50岁与59岁之间。1960年，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相关数值处于40岁到50岁之间。在29个国家里面，有5个国家的数值维持在这一水平，但莱索托和赞比亚的情形有所恶化。有14个国家情形已经改善，其预期寿命目前处于50岁到60岁之间，6个国家的数值已上升到60岁与70岁之间，甚至有5个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值跃升到70岁以上，接近欧洲的平均值。最终，1960年6个非洲国家曾位于预期寿命排行前列，寿命值超过50岁，现在其中的3个国家跃升到一流水平，一个几乎贴近，一个（博茨瓦纳）有所停滞，另一个跌出了名次，即津巴布韦，是由于受艾滋病的影响以及严重的政治、经济、道德危机而导致如此。

在教育文化程度方面，通过比较1960年和2008年的数据，我们得到了34个非洲国家的数值。1960年，成人受教育水平很低，令人沮

---

① 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New York, 2003 revision); For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with more than one million inhabitants: WDI online. Accessed November 18, 2010; Van Susteren's *Metropolitan World Atlas* (010 Publishers, Rotterdam, 2007); www.trueknowledge.com; http://www.afd.fr/jahia/webdav/site/afd/users/administrateur/public/publications/BT/0808ProjetFicheResumeeAfricapolisV4—en.pdf.

② See D. T. Jamison *et al. Disease and Mortality in Sub-Saharan Africa*, World Bank, Washington, 2006 (2nd ed., Chapter 3). http://www.ncbi.nlm.nih.gov/books/NBK2296/table/A168/? report=objectonly.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丧。至少有14个非洲国家，他们的100个成人中不到10个具有初级水平的读写能力。虽然平均文化水平在各地已有所改善，但其中许多国家的文化水平排名仍处于末端。1960年，至少有19个非洲国家的成人文化水平处在10%与40%之间。现在，这些国家都已经大力提高了其文化水平，一些国家如津巴布韦几乎达到普遍水平。1960年，非洲只有南非一个国家的大多数成人有读写能力，现在则几乎也已普及了。

高等教育率是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投资的结果。在少数独立的非洲国家，有50%多，年龄在6岁到12岁的孩子就学，而在其他许多国家，就学率甚至不到10%。如今，大多数国家至少70%的孩童接受了基础教育。1960年，只有埃及、突尼斯、南非的中学入学率为10%以上，许多非洲国家甚至不到3%。现如今，非洲只有两个国家的中学生入学率不到10%，50%的非洲国家的中学生入学率为25%到50%。

4. 非洲的经济领域变化

虽然1960年到1970年间非洲经济有一个好的起步，但1970年到2000年间，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变得萧条，不过从2000年到2009年间许多国家的情形大为改善。[①] 然而，经济增长形式却各不相同。尽管有10个国家在1960年到2000年期间遭受了经济危机，一些国家的经济甚至彻底崩溃，但依然有5个国家的经济整体在这一时期实现了显著增长。早在人们谈论非洲与东南亚四虎之一对应的国家之前，博茨瓦纳就因其人均GDP增加了13倍，被视为经济猎豹。事实上，过去10年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成就确实要比之前的40年更有前景。然而，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取得了成功，事实上一些国家陷入了危机。津巴布韦自然是一个最让人忧心的例子。但总体而言，过去10年非洲已有了兴起的迹象，这些迹象可以通过非洲大陆的贫困水平观察到。[②] 非洲的贫困水平虽然仍很高，令人悲伤，但毕竟在不断改善。1990年，在千年发展目标的初期，撒哈拉以南

① 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COUNTRIES/AFRICAEXT/0,contentMDK:20563739~menuPK:1613741~pagePK:146736~piPK:146830~theSitePK:258644,00.html. World Bank's Africa website.

② 数据引用如下来源：J-C. Berthélemy, Emerging Africa, OECD Publishing, Paris, 2001; Steven Radelet, *How 17 Countries Are Leading the Way*,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ashington; www.inschrijven.nabc.nl/EmergingAfrica.aspx. Accessed December 3, 2010。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非洲 58%的人生活在购买力平均消费价格每日不到 1 美元的困境中。2005 年，这一比例降至 51%。[①]

5. 非洲的社会政治参与领域变化

关于社会政治方面的特点，众多具有诱人特质的全球名单为吸引科学家、决策者以及媒体的眼球而较量着。有网站列出了许多因重视非洲政治公正性而作的众多努力。[②] 仅举几例：民主指数、政府效率指数、失败国家指数、非洲治理的莫·依布拉欣指数、腐败感知指数、合法权利指数、自由指数。这些指数都是最近公布的，且常常难以判断其长期的走势。尽管如此，与 1990 年相比，如今越来越多的非洲政府及其领导人是由多党选举产生，很明显这种公正性的感知在不断增强。诸如这样的指数，一部分来源于非洲自身，对使媒体、舆论、非政府组织（NGO）、商界、政府保持警惕性发挥了作用。非洲联盟也建立了专门部门处理滥用权力的严重事件。[③] 笔者将概述非洲在这些指数方面所做的“成绩”。假如你认为一个成功的政府，一个有着正常选举制、拥有不止一个政党、清廉、管理有序、高效率、合法保护商业利益、有高度新闻自由的政府是美好的事情，那么仍然有许多地方需要改善。但并非所有的非洲人都深信这些是值得优先考虑的事情。

6. 非洲的文化参与领域变化

文化的变化本可以从多个方面描述，但人们的注意力大多直接集中在宗教以及大多数非洲人彻底的宗教狂热上面。在非洲找到所谓的“自由思想者”是如此的难。因此，让我们看看统计数字告诉了我们些什么。不过在看这些之前，笔者想先引用一句关于非洲所有宗教数据的说明[④]：

众所周知，精确的统计数据很难获得，一部分原因是全国性的人口普

① 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pdf/MDG_FS_1_EN.pdf. In North Africa, the poverty situation is much better and improving as well. See http://mdgs.un.org/unsd/mdg/Data.aspx.

② http://www.2logicstudios.com/bitweaver/wiki/view. December 4, 2010.

③ These trends are followed closely every year in a special section of the Africa Yearbook.

④ A. Mazrui,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III (Africa since 1935), UNESCO, Paris, 1993. p. 503.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查资料要么已经过时要么就是已经不存在了；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权力竞争，对手的统计资料很重要，不易拿到；还有部分原因是之前曾声称是伊斯兰教或者基督教的拥护者现在可能已不再信奉传统宗教了，这确实是值得注意的。

依据德国百科全书，[①] 20 世纪 60 年代，40%的非洲人信奉伊斯兰教，可能有 30%的人遵从本土信仰体系的某些形式，12%的人是罗马天主教徒，9%的人是圣公会信徒或信福音主义者，6%的人是埃及基督徒或是埃塞俄比亚基督徒，此外还有一些犹太教或印度教追随者的散居社区。2009 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非洲人估计达到 4.02 亿人（39%），[②] 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为 1.58 亿人（15%），[③] 信奉埃及基督教或是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的为 4100 万人（4%），信奉其他基督教的为 2.88 亿人（28%）。[④] 这意味着有 14%的非洲人可视为非穆斯林和非基督徒。然而，所有去过非洲教堂和清真寺的人都清楚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混合信仰以及本土信仰仍然广受欢迎，这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我们观察宗教扩张的动态，可以看出组合的新教、圣公会以及五旬节信仰团体（包括许多独立教堂）在 1960 年到 2009 年间增长了 9 倍，罗马天主教增长了 4 倍，伊斯兰教增长了 3 倍，非洲东北部的东正教增加了 2 倍。[⑤] 因此，2005 年在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上，南非圣公会大主教图图要求罗马天主教的红衣主教选举出一个非洲教皇，也就不足为奇了。[⑥]

---

① Brockhaus Enzyklopädie, Part 1 (A-ATE), Wiesbaden, 1966. p. 163.

② Based on T. Miller (ed.) Mapping the Global Muslim Population: A Report on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Muslim Population (Pew Research Center, Washington, 2009). A list of data for individual countries can be found 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Muslim_population#cite_notemgmpPRC-1.

③ See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man_Catholicism_in_Africa.

④ See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ristianity_by_country.

⑤ Amadu Jacky Kaba,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and Islam in Africa: A Survey and Analysis of the Numbers and Percentages of Christians, Muslims and Those who Practice Indigenous Religions', *The Western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29 (2): 553-570, 2001.

⑥ The Star, South Africa, April 4, 2005.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man_Catholicism_in_Africa.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六 结论

我们认为，非洲人自己对于发展和改变的评价对于考察“援助”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在我们所开发和实践的“参与式发展评估方法”（PA-DEV）中，采用研讨会式的工作模块展开研究，可以获得大量的甚至是“全景式”的研究资料，对这些资料的综合分析，我们得到了目前基于9个调研会的阶段性研究结果，将这些研究结果和非洲大尺度的同周期变化进行对照分析，我们可以说，外来的非洲援助项目对于当地民众的生活和能力是有积极影响的。

[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裘丽译]

（责任编辑：王学军）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implemented by a majority of African countries have basically continued or duplicated the past economic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which were abandoned in the mid- and late—1990s because of the widespread controversies and resistance. Why could the deserted policy tools dominate the Af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ss again after they take on new packages like the HIPC or PRSP? The root cause of the problem lies in that many African countries have heavily depended upon the outside world for their development resources during the past decades and their space for the self-directed development ideal have seriously diminished. The situation determines that African countries will have few free choice and decision for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in the short run. For all that, the externally-dependent African countries must foster the awareness of self-reliance and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try their best to make external resources becom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shaking off the foreign assistance eventually.

Key words: Structural Adjustment;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Washington Consensus; Neo-liberalism; Self-directed Development

Participatory Assessment of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and of European Aid to African

Ton Dietz, Professor, Director of African Studies Center, Leiden University

Qiu Li, lecturer of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University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ajor European countries conducting "Development Aid to Africa", the Netherlands has progressed while querying and withdrawing, with growing skepticism about the impact of all that aid. Based on the voices of local residents in Africa the authors attempt to make a participatory assessment on the long-term (30 years) effects of development programmes on the African population, using a bottom-up approach. Summarizing findings by nine workshops, the authors describe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a participatory assessment method for long term effects (for the detailed operation manual, please click www. padev. nl), and further works out an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of all relevant initiatives on the way of life and production of Africans who were supposed to be recipients of aid in six fields. Comparing the effects in Northern Ghana and Southern Burkina Faso, with the significant changes of the whole Africa in the same period,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African Aid Programs from outside hav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local people's life and have supported Africa's capabilities .

Keywords: Developmental aid; Participatory Assessment; Development Study; Africa Change

A Study of South African Inbound Tourist Market Structure

Luo Gaoyuan, Professor, School of Tourism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Wang Lihua, Post-graduate, School of Tourism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South Africa has the unique tourism resources. Since the 1990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System has provided a golden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 African inbound tourism. Base on the data of South Africa inbound tourism,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tourists market spatial structure and the tourists' psychological behavior of South Africa inbound tourism by using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such as geography concentrate index, tourism industry absolute centralism index, Seasonal intensity index and so on. During the analysis, the paper may provide the basis for optim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 African inbound tourism marke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outh African; Inbound tourism; Tourist market structure; Geography concentrate index; Absolute centralism index; Seasonal intensity index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